

蘓
聯
見
聞
知
中
題



書叢宙宇

聞見聯蘇



社風宙宇

宇宙叢書

(四)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七年三月再版

蘇聯見聞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編輯

輯行

兼人

陶

亢

德

發行

所

宇

宙

風

社

社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

印刷者

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每册五角

莫斯科雜綴

于炳然

(一) 高爾基的哀榮

幾天來，莫斯科的報紙便天天發表高爾基的病狀。一般人在工作之暇，也常常以高爾基的病危作爲談話材料。一個朋友向我說：高爾基的病已經到了緊急關頭，恐怕「壽終正寢」就是這幾天的事了。不過，說也奇怪，最近斯大林曾去「臨床探病」，去過兩次，高爾基的病便有兩度起色。當然斯大林不會什麼精神治療術，不過高爾基的感情是很熱烈的。當他們的領袖向他慇懃的慰問，當他們的領袖向他說：『你是死不得的，對於整個的人類還有許多重要的工作等你作，你必須戰勝病魔，你必須好好將養，以期恢復你的健康。』這時，高爾基是異常的興奮，他恨不能立刻爬起床來，抓起筆來，運用他偉大的文學天才，爲人類自由而戰，爲人類幸福而戰。

但是病魔的力量終於戰勝了高爾基的興奮！

一個火樣熱的下午（六月十八日），我到街上去買幾色日用的物品，突然看見有人在忙着懸旗——鑲着黑邊的紅旗。立刻我便想到這是高爾基的噩耗，跑過一問，果不出我所料也。

街上過往的行人都止步了，數不清的眼睛都射在隨風搖曳的旗子上，這時我的心頭便浮出高爾基的影子。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六月卅日莫斯科的體育大檢閱，那時他和另外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羅曼羅蘭，還有蘇聯全體的黨國要人們，比肩的立在列甯墓上。我遙遠的看去，總看高爾基像個鶴，很長的兩條腿，微微有些駝背，脖子似乎想要探出去。這隻「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的鶴，現在不知飛向何處去了？我不禁這樣索想。

第二天，滿街的人便自動的排成了隊伍，許多人的頭上戴上了用報紙捲成的高帽子，這不是表示哀悼，只是抵抗烈日的威力。這些隊伍蠕蠕的向前移動，使通衢的交通都發生了影響，他們和她們，對於這位頗著勳勞的文學家——高爾基，表示一種至上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所以，都不辭辛苦，去瞻仰他的遺容。

高爾基仰臥在一個巍巍然的大建築物裏，這是蘇聯的職工會。遺骸之旁，堆滿了花

籃和花園。冷眼看去，簡直像一座花山。廳中奏着低音的哀樂，站着許多固定的守衛人，萬里長城樣的隊伍，徐徐的鑽進這個大廳來，環繞高爾基的遺骸，眼睛在瞻望着他，心靈在懷想着他，然後又徐徐的走去。這樣流水似的流進和流出，一天便有五十萬人從這鶴屍旁流過。這表明了高爾基在文學上是何等的成就，同時也表明了蘇聯人們對於這位文學家是何等的敬愛。在這五十萬人男女老幼中，真是包羅萬象，據報紙上的記載：不但包括蘇聯各種民族的人，和各種職業的人，而且包括全世界的各國人。還有值得特書一筆的，就是蘇聯的黨國要人，例如斯大林莫洛託夫卡岡諾維赤瓦羅西洛夫等都會在這座花山下充當守衛人，就是說，都會在高爾基遺屍旁靜默的鵠立着。還有兩種人在這個追悼會上非常活躍：一種是文學家；一種是麵包師；文學家們因為高爾基是他們的領袖，當然要表現「如喪考妣」的哀慟，什麼輓文輓詩，便像雨後春筍樣的產生出來；還有些在世界文壇上有名望的作家，相繼在廣播無線電台上聲淚均下的演說；至於麵包師們，因為高爾基幼時曾在麵包店作過學徒，所以他們悲哀之餘還要引以為榮，所以這天各麵包店的工人，都參加最後一次的晉謁高爾基。

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一個廣大領域裏，到處都飄着鑲黑邊的紅旗，各工廠，各農

莊，各學校，各兵營，各商店，各文化團體，各級黨部均在舉行着悲壯的追悼會。

這一天，莫斯科的電報局也非常忙碌，悼電像雪片樣由蘇聯各地紛紛飛來。而世界的先進作家，如法國的羅曼羅蘭，英國的蕭伯納等，也都有語簡情長的哀電，這真是極盡哀榮之能事。

蘇 這天晚上高爾基的肉體便化成了灰燼，只有他的腦子是例外；因為要用科學的方法保存起來，以備生理學家之研究，看看這個出類的文學家的腦子，在構造上究有什麼特徵。

見 六月廿這天，高爾基便出殯了，棺材中裝着高爾基的骨灰，抬棺的人左邊第一人就是斯大林，右邊第一人就是莫洛託夫，一句話，只有蘇聯共產黨的和政府的領袖才有抬棺的資格。我曾聽說：共產黨是仇視智識份子的，由高爾基的喪事看來，我却得到恰好的相反的結論。

聞 在高爾基未死之前，爲了報酬她的功蹟，已經有許多光榮的紀念品。例如：高爾基的故鄉，整個的區域便名之曰高爾基；高爾基兒時所居的城，便以高爾基城名之；莫斯科最繁華的一條街，就是高爾基街；在世界上有個別開生面的公園，便是莫斯科高爾基

文化公園；此外，誰都知道，世界有個最大的飛機高爾基號。雖然這架飛機因失慎而粉碎了，但不久便有另一個同樣的高爾基號出世。還有，高爾基汽車工廠，高爾基麵包工廠，而且許多蘇聯的名城均早已鑄有高爾基的銅像。在高爾基已死之後，蘇聯政府又決定了：在莫斯科，列甯格勒，高爾基城，為高爾基再鑄三個銅像，以為永久之紀念云。

高爾基生於一八六八年，死於一九三六年，享壽六十有八。他的骨灰，已埋葬於列甯墓附近的蘇聯國葬館了。當安葬這天，莫洛託夫曾有演說，他說：『我們蘇聯只有兩個偉大人物逝世的時候，博得舉國一致的痛心，一個是列甯，一個就是高爾基』。高爾基能夠這樣緊緊捉住羣衆的心弦，正因為他的一生，始終為羣衆而奮鬥，他筆下所描述的，正是羣衆所呼喊出的痛苦，這一點，我們在高爾基著作中便可尋出充分的證據。詳細介紹高爾基的生平，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勝任的，只好暫時不談。

現在我要寫兩個簡短的故事，以為本文的尾巴。

一個故事是這樣，在一九三四年，一個中國女作家去訪高爾基，晤面時她說：『我很榮幸的看見你，我們中國有好些文學家都想來看看你，可是，不幸得很，他們已被××了。』這時高爾基便縱聲大哭。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在高爾基出殯這天，我同一位朋友在街上看熱鬧，居然看見一個紅軍的兵士，一壁走一壁哭，一壁哭一壁訴，他只重複這麼一句話『高爾基沒有了』。『高爾基沒有了。』據我的朋友觀察，也許這個兵士是個醉漢。我以為不管他醉不醉，高爾基確是佔據了他整個的心靈。

(二) 文化公園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這是東坡的詞句，暫爲借用，決非『走私』，特此鄭重聲明。這兩句話在他老先生的筆下寫出來的時候，或許另有涵蓄，因爲他也是生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免不了指桑罵槐的。不過，我現在用它來做這篇小稿的開端，意思却很單純，就只爲昨夜落雨，今天清涼。

又悶又熱了幾天，好容易今天涼爽了。我正想特別加油，多讀幾頁書，偏偏電鈴響了。接談以後，才知道由柏林來了兩位遊客，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說明是要我『照拂』的。無已，只好作義務的招待員。當面一談，很對勁兒，他們索性說『一切聽你指揮』。我也覺得很高興，雖然不過一剎那間，總算可以滿足我的支配慾了。當時我特別

避免『命令式』故意用商量的口吻說，『那末，我們乘地道車，逛逛文化公園，好嗎？』『好好，你說的，一定都是對的。』看神氣他們真想給我黃袍加身了，這時我又有點受寵若驚。所以要乘地道車(Undergrand)，也有點用意，因為這是莫斯科新工程之一，頗有看看的價值，而況既看且坐一舉兩得呢。當我們已經投在這『下層建築』的懷抱裏，一個朋友說『確是偉大』，另一個朋友說『不愧爲世界第一』，我只笑而不語，生恐別人把『外國月亮也特別光輝』的罪名，給我加上。

我們要逛的這個公園，若用直譯法，應譯做『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高爾基就是前幾天逝世的那個，有人說他是蘇聯的文豪，也有人說他是世界的文豪，不管是『蘇聯的』或是『世界的』，反正文豪是不成問題的了。既是文豪，他早已經自己向人們介紹了，這裏倒可以省一筆。至於『文化休息』，似乎還應當加個註解，因為這四個字結成了攻守同盟，至少在我們中國人看來覺得怪眉怪眼，原來蘇聯有這麼兩個口號：『工作要突擊式的工作；休息要文化化的休息』；這就是『文化休息』的辭源。

三張入門券，價九十哥比，雖不免破錢鈔，終屬有限。隨着人潮，湧進園門，迎面便是許多花圃，有的長方形，有的橢圓形，有的五角星形，每個花圃都很有秩序的栽着

小花，每枝小花都在向人淺笑，無論每個花園分看，或者所有花園合看，花的色澤配搭着都很勻襯，一看便令人起種美感。在這花園前，我有些不忍遽去，因為這裏的花和英法等國的花不同，英法等國的花有色無香，這裏的花恰如中國的一樣，有香有色的，唯其如此，引起了我的懷鄉病，我想到中國，我想到北平。不好！我剛想到北平，心靈便颺的着了一箭。（這是冰心的話，假如我沒有記錯。）

園內，門的上額橫着一個標語：『生活更安適了，生活更快活了』，門兩側，各有立體的草圃一，每個草圃用綠草綴成了個人像，左邊是列甯，右邊是斯大林，由綠草的深色和淺色，配合了人像上的光線的強度和弱度，不但鬚眉畢現，抑且神態儼然。同遊的兩個朋友交口稱贊，認為頗有藝術上的成功。可是許多男女老幼在這裏瞻仰，似乎是不僅欣賞藝術而已。

專就形式來說，這個公園并不是富麗堂皇的，並沒有工程浩大的建築物，一亭一榭，都是木製，只是式樣很新穎。我猜這位設計的工程師，也許學過韓愈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無奇麗的詞藻，雖無結屈贅牙的典故，但確是『信手拈來，都成妙諦』。

在園的右手一隅，有個螺旋式的高亭，冷眼一看，好像玉泉山上的石塔，人們步至

其巔，上邊有四個美麗的布傘，傘下繫以橫木，跨其上，繞之以繩，機器一動，人便從空而降，輕輕的落地。這是使人們練習航空降落傘的初步經驗。兩個朋友動了好奇心，想要嘗試一下，但等着買票的人太多了，只得掃興而去。順着正路深入——這當然是遵守『行必由徑』的古訓——兩旁有很多石像，有的拋鐵球，有的拋鐵餅，有的划船，有的摔跤……這些健兒的姿式是優美的，但因為無法測驗成績，不知合格出席世界運動會否。路旁的草原上，也有活人在打球，熱鬧是滿熱鬧的，可惜我們沒有參戰的情緒。走着走着，迎面又出現了個新玩藝：一個特別的東西，看來好像個起重機，一端用鐵軸連在木架上，另一端有橫木，人坐其上，然後再五花大綁，機關一動，人便騰身而起，起到和地平線成一直角時，復大頭朝下的方向傾去，此時空中人不知是痛快或是恐懼，往往大喊一聲，圍觀者便鬨然大笑，至傾到與地面成一平角時，復上昇，漸漸還原。據說這是叫人練習游泳時的投水姿式。其旁，有特別區域，四圍是矮樹的綠牆，中間有各種遊戲：老年人在下棋，年青人在打乒乓球，或打彈子，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迎戰，似乎和平已經完全絕望了。然而我覺得他們太小氣，不如中國人大方，要什麼給什麼，何以

突然間，轟轟響了幾炮，『這是什麼事？』一個朋友帶點驚異的問。我一時也答不出來，但我看見許多人都向廣場跑去，『走，看去，管它什麼！』我這次却用命令口吻了。

一看，立刻便解答我們的疑案。原來是野戰救護隊的演習，炮聲之後，有些人便自動地倒在地下，男女合組的救護隊便飛步出發，頭上套着防毒面具，腰間掛着藥囊，有些還抬着軟牀，於是，給這個包頭，給那個纏腳，傷重者抬之，傷輕者扶之，空氣緊張，像煞有價事。這已經夠幽默了，還不算，有些頑皮的孩子，好好的看熱鬧，等救護隊走過來，他或她馬上倒地了，閉上眼睛，硬裝着，這分明是取巧，想要睡在軟牀上要人抬。但救護隊職在救護，決沒有看見躺在地下的人不顧而去之理，這便更引起觀眾的大笑。

正看得起勁，有人很魯莽的撞我一下，我回過頭來將想發作，『你丟了什麼，鉆嗎？』他問。『我什麼也沒有丟。』我茫然而又忿然的答。這時我看見他兩手抱住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孩子想逃逃不脫，他忽然從孩子手中奪出我的自來水筆。這時我心裏明白了，我知道這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是你的嗎？』他問。『是的，這是我

的。』我答。『那末，你跟我來！』他說。這時孩子哭了，嘴裏只喊大叔，并且似乎很堅決的說，『我以後再不這樣了』。『給我筆吧，這個孩子也可以讓他去，我不願深究。』我向這位「黃雀」說。『不成，你不深究我深究，這是我們一種運動，正如捕蠅運動一樣。』他鐵面無私了。『在這裏等我，莫動，小心丟人！』我轉過頭來向兩個朋友叮甯。他倆一壁點頭，一壁笑了笑，「黃雀」左手拉着「螳螂」，右手握着勝利品——我的自來水筆，我這隻「蟬」在後邊跟着。『你有所覺嗎？』他問。『毫無所覺，』我答。『這小傢伙是個熟練工人，技術很好，快極了。』他半似自語的說。『那末你怎麼看見了呢？』我問。『我？你們進園來，這小傢伙便跟上了你們，我也就跟上他了，他幾次想動手都中止了，我釘視着他，當然看得明白。』他有點得意的說。到了一個屋子，那裏坐着兩個穿制服的，還有兩個小孩子，這一切我自然『心照不宣』了。這個孩子被搜查了，搜得的是一把小刀，一把小破剪子，但搜查的都說這是那孩子的生產工具。一位著制服者問了我的姓名住址之後，便寫了一個字紙，意思是：我於某月某日在某處被竊去一隻筆，經人破案，贓物已交還。於是我簽了字。『我真佩服你們捉小偷的敏捷，謝謝。』我臨走時說。『我真慚愧我們到了今天還未肅清小偷，』他表示着

歉意。

等我尋到了那兩個朋友，天氣已不早了，園中雖然集體的舞蹈，集體的唱歌，有人在做科學講演，有人在做國際政治的演講……然而我的肚子響了，只得不了了之。

(三) 震動世界的黨案

蘇聯逐漸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尤其是從他們的新憲法頒佈以後，由他們這次公審政治犯，又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明。這個案件，內容很複雜，詳細的描述，斷不是一篇短短的通訊所能勝任的，只好不算舊賬，從最後這個階段寫起。

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是個落雪的早晨，天氣很冷，在街上可以看到「堅冰在鬚」的實例。人們的臉上在浮現一種緊張空氣，無論走到那裏，都會意識到迥異尋常，使人莫名其妙。後來，聽說發生了暗殺案，但還是「語焉不詳」，直到當天的薄暮，報紙才宣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原來蘇聯黨國要人中最精明強幹的一個，斯大林的膀臂——刻絡夫(Kirov)被刺殞命了。

這個暗殺案的教唆犯，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並且也曾經是蘇聯政治舞台上的明

星，然而他們爲了政權的奪取，居然便「論目的不論手段」了。誰呢？誰採取了個人恐怖手段以爲政治鬥爭的工具呢？檢最重要的說：第一個是託洛斯基，第二個是季諾維也夫，第三個是加米業夫。

這一軒然大波掀起之後，經過了縝密的檢查和審問，後來定讞了。直接行兇的三個犯人判決死刑，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判決有期徒刑十年，其他次重的教唆殺人犯判決了八年或五年的監禁，而託洛斯基因爲亡命於他國，所以獨得逍遙於法外。至此，本來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這幾天却在舊案重審，原因是：從新的事實得到新的材料，根據新的材料要確定新的罪名。這次是公審，不但蘇聯的人民可以自由旁聽，就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也在歡迎之列。審判委員會由四位高級軍法官所組成，代理政府和人民的原告是魏星斯基 (Vyslinsky)，被告有十六人之多，讓我在這裏一一的介紹：

- 1 季諾維也夫，年五十三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
- 2 加米業夫，年五十三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3 野刀克冒夫，年五十二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4 巴卡業夫，年四十九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5 木瑞吃靠夫斯基，年五十三歲，託諾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6 太爾萬崗岩，年五十三歲，託洛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7 斯麥諾夫，年五十六歲，託洛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8 得瑞茲，年四十二歲，託派；
- 9 瑞人夠德，年三十九歲，託派；
- 10 皮刻爾，年四十歲，託派；
- 11 郝爾茲曼，年五十四歲，託派；
- 12 台威得，年三十九歲，託派；
- 13 沃敗爾格，年二十九歲，託派；
- 14 柏曼恩潤，年三十五歲，託派；
- 15 M 路易，年三十九歲，託派；
- 16 N 路易，年三十五歲，託派；

這十六個被告，屬於兩個小組織，但因爲他們利害相同，所以於一九三二年成立了